

“最伟大的牛津人”——C. S. 路易斯

汪咏梅*

C. S. 路易斯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作家之一，他的很多著作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深受读者的喜爱。然而相对而言，汉语界对路易斯的生平介绍较少，读者对他的了解不够全面。本文主要根据路易斯的自传和传记，对他的一生作一个简洁全面的介绍。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他成长的背景、接受的教育、心路历程、在牛津大学的各种社团活动、文学和神学创作、不同寻常的家庭生活和婚姻等。对路易斯生平的进一步了解，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发现他作为一个基督教作家成功的部分原因。

C. S. 路易斯(1898—1963)的职业身份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教授、文学史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同时又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作家和护教学家之一，素有“最伟大的牛津人”、“继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之后英国最有力的基督教代言人”之称。在西方基督教界，路易斯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迄今为止大约有 10 本他的传记问世，研究他作品和思想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路易斯大部分的神学和文学著作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内地，近几年也有路易斯著作的中译本问世。但总的来说，汉语界对路易斯的了解还不够全面。他的传记中只有一本主要讲述他黄昏之恋的《卿卿如晤》(Shadowlands)被翻译成中文，其他有关路易斯生平、著作和思想的介绍寥寥无几。本文将对路易斯的生平作一个简洁全面的介绍，希望读者从中能够更多地了解路易斯其人、其著作以及他的思想渊源。

一、童年的悲欢离合

C. S. 路易斯 1898 年 11 月 29 日出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一个新

*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教徒家庭,全名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家人和亲密的朋友都称呼他为 Jack。他的曾祖父曾任循道宗教会的牧师,讲道激情洋溢、富有感染力,从他那里路易斯继承了对宗教的热情、洪亮的嗓音和高超的言辞能力。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律师,极富同情心,非常勤奋,具有超凡的记忆力,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喜爱写作和雄辩,擅长用简单、令人信服的语言进行复杂的论证,这些特点也为路易斯所继承。他的母亲弗罗拉·汉密尔顿来自牧师世家,曾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七岁左右时便教授他法文和拉丁文。尽管路易斯和汉密尔顿两个家族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之间性格的差异却远远超出其共同之处。路易斯家族属于“纯正的威尔士血统,热情洋溢,多愁善感,擅长辞令,既爱发怒也很温柔,常常大笑也常常大哭,没有多少享受幸福的天赋。汉密尔顿家族则比较冷静,总是用一种嘲讽、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对享受幸福有着极高的天赋……”〔1〕从幼年时候起,路易斯就注意到母亲的沉静喜乐与父亲情绪的起伏不定之间的鲜明对比,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不相信或者说不喜欢感情的种子。〔2〕

路易斯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他的早年生活非常幸福。他称自己有“慈爱的父母、精美的饮食,有花园可以玩耍”,还有“善良、快乐、通情达理的”保姆和年长三岁、从一开始就是自己同盟者的哥哥沃伦。在他的记忆中,兄弟俩从小就在一起玩耍、画画、创作故事。〔3〕他的父母惟一的共同嗜好是读书,家中书房、卧室、起居室、衣帽间、楼梯间、阁楼到处堆满了藏书。路易斯称自己是“长长的走廊、明亮空荡的房间、楼上室内的静谧、孤独探寻的阁楼……无尽的书籍的产物”。〔4〕在北爱尔兰阴雨绵绵的下午,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我总能够发现一本新书,就像一个人走进田野,总能够发现一片新草叶一样”〔5〕。由于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右手大拇指缺少一个关节的缺陷,路易斯不能灵活地制作手工,从小就转向故事写作以自娱,七岁左右起便占据了家中一间阁楼进行写作。幼年的路易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浪漫文学,身着服装的动物和全副武装的骑士是他最喜爱的两类角色,这种偏爱一直延续到他后期的《纳尼亚传奇》创作

〔1〕 C. 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p. 1-2.

〔2〕 Ibid., p. 2.

〔3〕 Ibid., pp. 3, 4.

〔4〕 Ibid., p. 9.

〔5〕 Ibid.

中,正印证了他所说的:“我的孩提时代和我人生的其他阶段(少年时期除外)是一致的。”〔6〕

然而好景不长,路易斯不到十岁时母亲即患癌症去世。自母亲生病之日起,父亲就因为焦虑变得蛮横无理、喜怒无常。一切使家可以称之为家的东西都不复存在,兄弟俩开始与父亲隔绝,越来越相互依靠,从对方那里汲取使生活可以继续下去的力量。随着母亲的去世,“一切稳定的幸福、一切宁静可靠的东西都从生活中消失了。……不再有昔日的安全感。现在只有茫茫的大海和岛屿,那片大陆像亚特兰蒂斯岛一样沉没了。”〔7〕

二、非宗教的信仰

虽然生长在一个新教家庭,童年的路易斯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宗教体验。父母亲教给他一些信仰的基本知识,让他祷告,按时带他去教堂,他很自然地接受了父母的教导,但对信仰并不十分感兴趣。母亲生病时,他曾为她的康复祷告,努力运用意志力相信祷告会成功;母亲去世后,他又用同样的方式祷告,期望复活的神迹发生。结果两次都很失望。但失望对他的宗教信仰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后来分析其原因时说:

那个信仰……本身就不具有宗教性,所以祷告的失败也没有引起任何宗教上的革命。我走近上帝,或者说走近我观念中的上帝,心中没有任何爱、任何敬畏,甚至没有任何恐惧。上帝……在我看来,既不是救赎者也不是审判官,只是一位魔术师,在满足了我的祈求之后……就会走开。……这种信仰……失望对它没有任何宗教意义,正如(成功)对它没有任何宗教意义一样。〔8〕

三、“渴望的信徒”

路易斯说,不到六岁时,从家中儿童室的窗户中眺望到的远处看似遥

〔6〕 Ibid., p. 82.

〔7〕 Ibid., p. 22.

〔8〕 Ibid., pp. 21-22.

不可及的群山就教会了他渴望,将他变成了一个“渴望的信徒”(“a votary of the Blue Flower”)^[9]童年对他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历之一是一种特别的渴望,在自传《惊喜之旅》(*Surprised by Joy*)中,他记录了三次这种经历。第一次是一个夏日,站在一簇开花的醋栗树丛前,他忽然记起住在“老屋”时有一天哥哥沃伦在饼干盒盖上用青苔、树枝和花朵搭砌的玩具花园(“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美……意识到自然。……只要我活着,我对乐园的想象就始终保留着哥哥的玩具花园的影子”^[10]),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渴望,经历到类似弥尔顿描述的伊甸园的极乐。他尚未弄清楚自己渴望的是什么,渴望就消失了,心中只剩下对刚才那份渴望的渴望。那份渴望只持续了片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之相比,我以前经历的一切都显得一文不值”^[11]。第二次是在读到比阿特丽克斯·波特^[12]的《松鼠纳特金的故事》(*The Tale of Squirrel Nutkin*)时,他突然对秋天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这份渴望也同样令他惊讶,让他觉得无比宝贵,“它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甚至不同于日常的快乐,而是……‘来自另外一个维度’。”^[13]第三次是在朗费罗的《奥拉夫国王萨迦》^[14]中读到“泰格奈尔^[15]的赞美诗”——“我听见一个声音喊着说/美丽的巴尔德尔^[16]/死了,死了”时,他的思绪瞬间被带入到北欧广阔无垠的天际中,再次经历到一种痛彻肺腑的渴望。路易斯称这种渴望为喜乐(Joy),它不同于幸福和快乐,而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其本身比它的满足更令人渴望。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它差不多同样可以被称为悲伤,但它是人们想要的那种悲伤,凡经历过它的人都希望再次经历它,不愿意拿它与世界上的一切快乐交换。^[17]此后很多年,这种渴望一直构成路易斯生活的主旋律,促使他在自然美景、北欧神话、瓦格纳的歌剧、性爱等中去寻找它。在他重新皈依基督教后,他认识到它不过是一座路标,要将人引向上帝。这种渴望后来也构成了他很多著作的主题,成

[9] Ibid., p. 6.

[10] Ibid.

[11] Ibid., p. 16.

[12] 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 1866-1943): 英国作家、插图画家,以儿童文学创作著名,其作品中的角色以动物为主,最著名的小说是《兔子彼得的故事》。

[13] C. 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p. 17.

[14] 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的一首诗歌,描述古代传说中的挪威国王奥拉夫报杀父之仇、夺回王国的冒险经历。

[15] 泰格奈尔(Esaías Tegnér, 1782-1846): 瑞典诗人,以长诗《弗里蒂奥夫萨迦》最负盛名。

[16] 北欧神话中的光明、和平、美德和智慧之神。

[17] C. 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p. 18.

为他论证上帝和天国存在的一个依据。

四、祸兮？福兮？

母亲去世后，路易斯被送到英国一所寄宿学校就读。他称这所学校为“贝尔森集中营”，学校的校长当时精神近乎失常，残酷地体罚学生。路易斯在那里几乎一无所学，但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每周日他都必须上两次天主教堂，在那里，他听到一些真心相信基督教的人教导教义。他为自己的灵魂感到害怕，开始认真地读经、祷告，并努力遵从自己的良心。谈到在“贝尔森”的这段经历路易斯后来说，恶劣的寄宿学校生活对做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准备，它教人靠希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靠信心生活。因为在学期开始时，家和假期是那样遥远，像天堂那样令人难以感知；面对眼前的恐怖，它们又像天堂那样显得极不真实。然而，一个又一个学期，难以相信的事情最终都会发生。同样，在假期开始之时，他知道新的学期会再来，但是，即使是对学校最可怕的记忆，也很难让他意识到新学期的真实。然而每次，难以相信的事情也都会发生。“因为这些记忆，靠信心生活对我而言相对容易……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单单从外表来看待现实事物。”〔18〕

两年后“贝尔森”关闭，路易斯在离家一英里左右的坎贝尔学院（Campbell College）就读了半学期，后因生病休学。次年年初他又去英国，到马尔文（Malvern）预科学校读书，他称这所学校为“查特斯”（Chartres）。在这里，路易斯的学校教育才真正开始，但也是在这里，他失去了基督教信仰。受舍监信奉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他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每晚祷告时，由于遵照儿时接受的教导，他力求使心里所想与口中所说的一致，在心里制造与祷告内容相应的情感和画面，结果弄得身心疲惫，迫切地想要摆脱祷告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他读到古典著作，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宗教观念，对“所有宗教中惟有基督教是例外、是真理”的说法开始产生怀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深深的悲观主义，向校门口的乞丐施舍被老师禁止，早年在阅读中产生的人之渺小，宇宙之空旷无垠、寒冷危险的印象，都让他倾向于相信，这个世界不可能由上帝所造。渐渐地，他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丝

〔18〕 Ibid., p. 41.

毫不感到有所失,反倒觉得无限轻松”^[19]。14岁那年,纯粹出于性欲,他和学校的女舞蹈老师发生了性关系,事后没有任何的罪疚感。后来他将此事归结为他叛教、故意离开上帝护佑的结果。

在“查特斯”,路易斯重新经历到童年时的那种渴望。一天,他偶然看到一本杂志,介绍瓦格纳的歌剧“齐格菲与诸神的黄昏”(Siegfried & the Twilight of Gods),立刻被封面的插图和标题的“北方性”(Northernness)所吸引,感受到一阵强烈的渴望。自此他疯狂地迷恋上北欧神话,对希腊和凯尔特神话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创作史诗和悲剧。此时的他像很多无神论者一样,生活在一连串的矛盾之中,“我一方面坚称上帝不存在,另一方面又极其恼怒他不存在,同样恼怒他创造了世界”^[20]。这段时期,在路易斯的心目中,“北方性”超过了宗教,他后来将这一段近乎偶像崇拜的经历归为上帝的恩典。他认为,上帝在他对假神的崇拜中发展起他真正崇拜的能力(即因某物是其自身而非对自己有益而颂赞它),以便将来他在归信上帝时,将这种能力用于对真神的崇拜。^[21]

两年后,路易斯到马尔文学院上学。这是一个体育霸权的世界,体育优秀者构成了学校的贵族阶层,任意使唤、欺侮其他同学,鸡奸现象十分普遍。人人都力争进入贵族阶层或保持在那个阶层,学校里充满了社会上的相互倾轧及其衍生的种种罪恶。不喜爱运动的路易斯不堪忍受欺凌,一年后哀求父亲让他退学。在这一时期,由于对北欧神话的共同喜爱,路易斯与自家的邻居、年纪与己相仿的阿瑟·格里夫斯(Arthur Greeves)结为挚友。两人自此开始了长达近50年的书信往来,在信中他们几乎无所不谈,路易斯对阿瑟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沃伦。

五、“命运的微笑”

1914年夏天,路易斯到萨里(Surrey)父亲昔日的校长柯克(William Kirkpatrick)门下求学。柯克曾经是长老派教徒,后来成为无神论者。他非常讲究逻辑,极平常的一句话可能会被视作没有根据,招来诘问。“如

[19] Ibid., p. 74.

[20] Ibid., p. 133.

[21] Ibid., p. 88.

果说有谁是接近纯粹逻辑的实体,那就是柯克。”〔22〕柯克激发、满足了路易斯喜爱推理的一面,在他那里路易斯的逻辑辩证能力得到了磨炼与增强。除接受严格的逻辑训练之外,路易斯还跟从柯克学习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研读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荷马、西塞罗、希罗多德、塔西陀、卢克莱修、维吉尔等。路易斯称柯克是他最好的两位老师之一,他对柯克感激不尽。〔23〕

在柯克门下的两年多时间是路易斯一生中最宁静、最快乐的时光。下午和周日,他常常到附近的山间、乡间散步,自然的美景常常给他带来喜乐(Joy)的冲击。在萨里,他将能够节约下来的钱全部用于订购书籍,阅读了大量的英国文学。“没有什么日子比下午的邮差送来一个小巧精致的深灰色纸包更令我快乐的了。”〔24〕一个冬日的下午,他在一个火车小站随意买下了19世纪苏格兰基督教作家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的童话《幻境》(*Phantastes*)。麦克唐纳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看到神性,他的童话具有梦幻与彼岸世界的特质。路易斯称《幻境》“整本书都洋溢着一种清凉的早晨般的纯净,分明有一种死亡——有益的死亡——的性质”〔25〕。在描述当晚读到这本书的感觉时,他说,“我仿佛是在睡着时被人运过了边境,或是在旧天地里死去,根本不记得自己怎样在新天地里活了过来。”〔26〕在书中他看到了神圣,它使他以前在性爱和神秘主义中对喜乐的一切寻求都显得委琐、一钱不值。路易斯认为,读到《幻境》是上帝对他极大的怜悯,因为此前他已经深陷浪漫主义之中,“随时有从爱新奇到爱怪异,再到爱反常,失足滑向浪漫主义阴暗邪恶一面的危险。……这本书真正改变了我的想像力,甚至使我的想像力受到了洗礼。”〔27〕

六、“桀骜不驯的狮子”

跟随柯克的学习即将结束时,路易斯报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

〔22〕 Ibid., p. 157.

〔23〕 Ibid., p. 171.

〔24〕 Ibid., pp. 170-171.

〔25〕 C. S. Lewis (Ed.), *George MacDonald: An Anthology*, London: Geoffrey Bles, 1946, p. 21.

〔26〕 C. 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p. 207.

〔27〕 C. S. Lewis (Ed.), *George MacDonald: An Anthology*, pp. 20-21.

然未到入伍年龄,作为爱尔兰人他也不必参战,但他还是报名参加了英军。他说自己这样做是要和现实达成妥协,划定边界。他不希望战争干扰他的生活,想通过报名参战不再去进一步关注战争局势,不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阅读新闻、谈论战事上。

我对我的国家说:“你会在一个确定的日子得到我,但不是在此之前。如果必要,我会在你的战争中献身,但在此之前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你可以拥有我的身体,但不可以拥有我的思想,我会参加战斗,但不会阅读战事。”〔28〕

这种不希望被干涉的心理也是路易斯背教的原因之一。他称自己有着可怕的个人主义,对权威有一种深深的仇恨,而基督教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超越的上帝置于它的中心,没有一个角落你可以圈起来,告示说“禁止入内”。他希望有一片哪怕是小小的领域,他可以指着它对别人说:“这是我的,只属于我。”〔29〕在这一时期,路易斯应父亲的要求接受了坚振礼,“在彻底的不信中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圣餐……吃喝了自己的罪。”〔30〕由于父子间长期的隔阂,他没有勇气告诉父亲自己信仰的真实状况。这件事后来被他视为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

七、“一段很大、很复杂的插曲”

1916年底路易斯参加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考试,被大学学院录取,1917年夏进入牛津学习。第一个学期尚未结束他即入伍,在19岁生日那天到达法国前线的战壕。那年冬天,因患战壕热他住进了医院,其间读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有力的基督教代言人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一本文集,就立刻被他的良善和幽默深深地吸引了。1918年4月路易斯被英方的一发炮弹误伤,康复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复员回到牛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萌发的一段感情几乎影响了路易斯余下的一生。1917年夏在军官训练营中,路易斯被分配与爱德华·摩尔同住一室,随即

〔28〕 C. 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pp. 183-184.

〔29〕 Ibid., p. 199.

〔30〕 Ibid., p. 187.

认识了他的母亲摩尔太太和妹妹。这位年长他 26 岁、与丈夫分居的爱尔兰妇人很快赢得了路易斯的好感,使他迅速转向她以寻求从父亲那里享受不到的亲情。爱德华·摩尔不幸阵亡,路易斯回到牛津后便和摩尔太太母女生活在一起。1930 年,他将父亲去世后他和沃伦继承的遗产凑到一起,与摩尔太太在牛津大学附近的海丁顿采石场合买下一幢被称作“窑”(the Kilns)的房子。沃伦两年后退役,和他们一起居住,终身未婚。对自己和摩尔太太的关系,路易斯除阿瑟外,拒绝与任何人(包括沃伦)谈及。在《惊喜之旅》中他间接地提到,“一战”期间他与摩尔太太的相识是“一段很大、很复杂的插曲”,“我早年对感情的敌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彻底地遭到了报复”。^[31] 根据沃伦的说法,摩尔太太作为同伴,与路易斯极不般配。她从不读书,眼光异常狭隘,谈话主要以自我为中心,霸道,控制欲极强,常常打断路易斯的工作,让他从事繁重的家务琐事。1951 年摩尔太太去世,路易斯和她一起度过了差不多半生的时光,沃伦十分气恼痛惜地说,弟弟风华正茂的岁月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份“自找的”“束缚和奴役”中度过的。^[32]

八、浪子回头

在牛津,路易斯最初学习的是哲学。三年学习期满后,因为没有哲学教席空缺,立志要在牛津大学做研究员的他又学习了一年英国文学。他大量阅读,成绩十分优异,曾以“乐观主义”一文获得“副校长论文奖”的殊荣。1923 年 6 月在牛津的学习结束时,他已经获得了古典人文学科、哲学、文学三个优等学士学位,这样优异的成绩为牛津大学史上所罕见。1924 年 5 月,路易斯接受了在大学学院任期一年的临时教席,担任指导教师,讲授哲学。一年后,他入选为抹大拉(Magdalene)学院研究员,指导学生,教授英国文学。他知识面广,记忆力强,讲课风趣幽默,充满活力,课堂常常爆满,“是 1930 年代、1940 年代牛津惟一一位吸引并持续拥有大批听众的教师”^[33]。

在牛津的最初 10 年间,路易斯受周围的朋友、所阅读的基督教作家和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逐渐走上了回归基督教的旅程。

[31] Ibid., p. 231.

[32] Walter Hooper (Ed.), *Letters of C. S. Lewis*, New York: Harcourt, Inc., 1993, pp. 32-33.

[33] George Sayer, *Jack: A Life of C. S. Lewis*, Illinois: Crossway Books, 1994, p. 177.

朋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被他称为“第二个自我”的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1922年前后巴菲尔德信奉起人智学,路易斯为此和他展开了一场长达几年的口舌、笔墨论战。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巴菲尔德粉碎了路易斯“年代的势利”(chronological snobbery),即不加批判地接受现代人普遍坚持的学术观点,认为过去的观念皆不可置信。其次对他产生影响的是他非常喜欢的同学内维尔·科格希尔(Nevill Coghill)。科格希尔是班上最聪明、学识最丰富的学生,路易斯却发现他是一位基督徒、一个彻底的超自然主义者,道德上异常地传统守旧。在他那里,路易斯“年代的势利”又遭到了一记重创。

在阅读方面,路易斯发现自己的阅读经历与人生哲学背道而驰。他喜欢的古代作家柏拉图、埃斯库罗斯、维吉尔等都具有宗教情怀,他欣赏的弥尔顿、麦克唐纳、切斯特顿、塞缪尔·约翰逊、爱德蒙·斯宾塞等都是基督教作家。在阅读英国文学时,他进一步发现,那些最能够体现生活的真实本质、深深打动他的作家,如约翰·多恩、乔治·赫伯特等,也都信奉基督教。而那些与他信奉相同的人生哲学、没有宗教信仰、也许可以称为现代启蒙先驱的作家,如伏尔泰、萧伯纳等,作品都缺乏深度,过于简单。

在哲学上,他起初信奉的是流行的现实主义。巴菲尔德在粉碎他“年代的势利”的同时,也说服他放弃了以感官揭示的宇宙为根本实在的思想,承认整个宇宙的终极是精神的,人的逻辑分有了宇宙的逻各斯。随后他又信奉起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相信非人格的绝对者。读塞缪尔·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的《空间、时间与神性》(*Space, Time, and Deity*)让他对自己一直寻求的喜乐有了新的认识:喜乐既是一种渴望,它就不是指向自身,而是指向它的对象。这一认识让他感到敬畏,原来在内心深处,人一直在与“某个纯客观的东西”——“纯粹的他者”进行交流。^[34]他把对喜乐的这种新认识与理念主义的哲学关联起来,从而得出结论:生命有限的人只是绝对者的表象,因为立足于绝对者之中,所以才会经历渴望,渴望与它合一。当时路易斯正在教授哲学,他认为这种稀释的黑格尔主义不足以指导学生,因为它对绝对者没有清楚的解释。于是,他转向巴克莱主义,称巴克莱的“上帝”为“精神”。

后来他读到切斯特顿的《永恒之人》(*The Everlasting Man*),第一次,他看到基督教对历史的整体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不久,他的同事、他所认识

[34] C. 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p. 257.

的最坚定的无神论者威尔顿(T. D. Weldon)告诉他四福音书的历史证据确实惊人的可靠,路易斯受到极大的震动,“如果这位愤世嫉俗者中的最愤世嫉俗者、强硬派中的最强硬派尚且不能……幸免于基督教,我又能逃往哪里?”^[35]他决定去实践美德,使自己的思想、行动与他认定的那个无所不在的“精神”保持一致。他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这点,必须不断地向那个“精神”求助,这实际上与祷告无异,他再也不能摆弄哲学了。1929年夏季那个学期,他终于降服,跪下祷告,承认上帝是上帝。“那个夜晚我可能是全英国最沮丧、最不甘心情愿的皈依者。”^[36]

但此时路易斯皈依的只是有神论,不是基督教,他还不能接受上帝的道成肉身和死而复活。促使他迈出最后一步的是他对神话的新认识。1931年9月19日晚,他与两位基督徒朋友——雨果·戴森(Hugo Dyson)和托尔金(J. R. R. Tolkien)进行了彻夜长谈。托尔金让他认识到,基督的故事是真正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上帝不再借用异教诗人的思想和语言,而是用真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上受难和复活表达自己。他重新阅读四福音书,此时文学批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的他知道四福音书决非神话,但是它们以朴实的历史的方式记录的正是大神话的内容。他断定,神话若成为事实,就应该如此。

没有一个人像《福音书》所描述的那个人那样,经过整个历史的长河依然那么真实、清晰可辨……同时又那么神圣……在这里,在整个历史当中也只有在这里,神话变成了事实,道成了肉身,上帝成为了人。这不是“一种宗教”、“一种哲学”,这是一切宗教和哲学的总结和实现。^[37]

9月22日,路易斯在和哥哥坐摩托车去惠普斯内德动物园时接受了基督教。“出发时我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到达时我就相信了。一路上我并没有怎么思考,也没有怎么激动。……仿佛一个人在睡了长长的一觉后,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意识到自己已经醒了。”^[38]路易斯称他的皈依是上帝执着地寻找他的结果,上帝像一个“大垂钓者”和对弈者,将

[35] Ibid., p. 260.

[36] Ibid., p. 266.

[37] Ibid., p. 274.

[38] Ibid., p. 275.

所有那些人和书籍放在他的身边,让他挣扎得筋疲力尽,一步步地进逼,最终迫使他彻底地降服。“上帝的严厉比人类的温柔更仁慈,上帝的强制是我们的自由。”^[39]

九、“黄金聚会”

读书和教学从来不是路易斯在牛津生活的全部,知识丰富、喜好辩论与创作的他将很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团活动上。复员回到牛津后不久,他就被推选为有着 300 年历史的“马特里茨文学协会”(the Martlets)的干事。在牛津任教后,他又加入了托尔金创办的冰岛文学研究协会——“吃炭者”,阅读、翻译古挪威语写作的《萨迦》(Saga)^[40]和《埃达》(Edda)^[41]。1942—1954 年,路易斯担任牛津第二大社团——“苏格拉底协会”的首任主席。该协会为公开论坛,讨论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在理性方面遇到的挑战,吸引了当时英国一些最有名的演讲者,如查尔斯·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霍尔丹(J. B. S. Haldane)等。在这里,路易斯敏捷的思维、雄辩的口才和超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了尽情的发挥。1933 年路易斯开始用“淡墨会”这个名字称呼每周四晚在他牛津的寓所、后来每周二上午又在牛津“老鹰与孩子”酒吧聚会的文学团体。这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友谊圈之一,成员除托尔金外,还有沃伦、他们的家庭医生哈弗德(R. E. Havard)、巴菲尔德、戴森、科格希尔、威廉斯等。聚会时,成员们一边抽着烟斗、喝着啤酒或茶,一边宣读自己正在创作中的作品,其他人给予评价,或批评,或鼓励。该团体连续 15 年在路易斯的寓所聚会,在牛津酒吧的聚会则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淡墨会”体现了路易斯对生活和快乐的理想。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两件事是:假期和哥哥及三五位朋友去乡间远足;和意气相投的男性朋友坐在一起,一边抽着烟斗、品酒或茶,一边进行有实质内容的谈话,不时地开怀大笑。他称朋友间这样的聚会为“黄金聚会,是生活……赐予我们的最好的礼物”^[42]。在“淡墨会”中,路易斯获得了友情,其成员的思想及谈话影响

[39] Ibid., p. 266.

[40] 中世纪北欧传说。

[41] 古代冰岛文学作品集。

[42] C. S. 路易斯:《四种爱》,汪咏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 58 页。

并激发了他的思想,他的很多作品最初都是从这里问世。

十、学 者 生 涯

路易斯一生扮演着多种角色:他最初是以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自重新皈依基督教后,他便走上了护教的历程,写下了大量的神学专著和论文;同时,他集神学与奇幻文学创作于一体,写下了很多基督教科幻小说、寓言、神话与童话(路易斯的主要著作详见附录)。

1941—1944年间,路易斯应英国广播公司(BBC)宗教节目的邀请,就基督教信仰发表了四个系列(29次)的广播讲话,每次听众平均为60万人。1947年9月8日,路易斯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该杂志称,在“二战”时期英国广播听众的眼里,作为平信徒的“他就像坎特伯雷大主教一样,成为宗教的同义词”^[43]。除发表广播讲话外,“二战”期间,路易斯还应邀到英国皇家空军营地就基督教信仰作巡回演讲。1946年,他被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大学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路易斯曾在牛津大学竞选教授职位,部分由于当时学界很多人认为一个学者不应该公开宣称自己的信仰,更不应该为信仰辩护,他的竞选未能成功。1954年底,他离开牛津繁忙的指导和教学工作,到剑桥大学就任专门为他设置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教授”一职,并在抹大拉学院任研究员。1959年,他和T. S. 艾略特一起应邀参加了英国国教会《公祷书》中《诗篇》章节的翻译修订工作,这两位昔日相互批评指责的文坛巨人在共同的工作中终于得以相互沟通,言归于好。

路易斯的著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2000年《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评选“改变20世纪的100本基督教著作”,他的《返璞归真(纯粹的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地狱来信》(*The Screwtape Letters*)和《纳尼亚传奇》入选,其中,《返璞归真(纯粹的基督教)》位居榜首。“成千上万的人宣称自己通过阅读路易斯的书籍皈依了基督教,或是第一次被说服去开始认真地思考基督教。在关于基督教的讨论或公开辩论上,路易斯的观点不被人公开提及实属罕见。”^[44]自第一次在BBC发表广播

[43] *Time*, September 8, 1947.

[44] John Beversluis, *C. S. Lewis and the Search for Rational Religion*,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x.

讲话一直到他去世,路易斯不断收到大量听众、读者的来信,大多数信件他都及时亲自回复,很多人也宣称因为受他书信的影响,信仰乃至整个人生发生了改变。

十一、从终点又回到起点

1950年路易斯开始与他的美国读者乔伊·戴维曼(Joy Davidman)通信。乔伊是一位犹太裔美国人、作家,写作诗歌、小说、剧本、电影评论。她和丈夫比尔·格雷沙姆都曾经是共产党员,比尔悲观、酗酒、脾气暴躁、对妻子不忠。在一次家庭危机中,乔伊经历异象,成为基督徒,她的丈夫随后也皈依基督教。乔伊和比尔都非常喜爱路易斯的著作,声称他们的皈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功于路易斯。1952年年初,乔伊到英国会见笔友,9月与路易斯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面,同年和路易斯、沃伦共度了圣诞节。她热情直率、思维敏捷,对一切都感兴趣,温柔中夹杂着男人的气质。她和路易斯兄弟一起徒步旅行,去他们喜爱的酒吧,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次年,由于丈夫继续酗酒、不忠,乔伊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来到英国,一向慷慨助人的路易斯为两个孩子负担了学费,还给予了他们其他经济援助。1954年乔伊与丈夫离婚。1956年4月,为了让乔伊能够获得在英国的永久居留权,使她的孩子不致被遣送回他们残暴的父亲身边,路易斯和乔伊在政府注册结婚,实则仍然保持好朋友的关系。是年10月,乔伊被诊断患有晚期骨癌、乳腺癌。她的不幸增强了路易斯对她的感情,1957年3月21日,他们在医院乔伊的病床边由牧师举行了基督教的婚礼,牧师还按手为她的康复祷告。婚后乔伊的身体一度奇迹般地康复,他们一起去爱尔兰和希腊旅行,“尽享了爱的筵席”。1960年7月12日乔伊去世。路易斯认为,婚姻使他成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在一首十四行诗中,他称乔伊将他的心变成一座桥梁,通过它,他从流放之地回归,成为真正的人。^[45]

结婚时路易斯的健康状况就不佳,1961年6月他被诊断患有因前列腺肿大引起的毒血症,由于心脏不好,不能接受手术。在重病中,他仍然笔耕不辍,整理以前的讲稿,继续回复大量的信件。1963年8月他辞去剑桥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职务。他最后的日子是和沃伦一起度过的,在《C. S. 路

[45] C. S. Lewis and Walter Hooper (Eds.), *Poems*, London: Bles, 1964, 转引自 George Sayer, *Jack: A Life of C. S. Lewis*, p. 381.

易斯传略》中,沃伦描绘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乔伊已经离开了我们,像小时候一样,我们只能再一次向彼此寻求安慰。车轮转了整整一圈:我们又一起坐在家中顶头的小房间里,绝口不提那个永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假期即将结束,一个充满着种种未知可能的新学期正在等待着我们。杰克勇敢平静地面对这个前景,“我想做的都做了,已经准备好走了。”……最后几天,我们的谈话常常充满快乐的回忆:我们共同的过去中一些久已忘却的小事被记起,以前异想天开、风趣幽默的杰克暂时又回来了。我们重新拾起小时候上学时的技巧,极力从假期中榨出最后一滴甘汁。^[46]

1963年11月22日,路易斯因心脏病发作在家去世,被安葬在海丁顿圣三一教会的墓地。在他葬礼那天,沃伦因为悲不自禁,采取了惯常的逃避方式,喝得酩酊大醉,没有出席葬礼。在他们母亲去世的那天,他们家刊有莎士比亚名句的日历上印着一句诗:“人从此必须忍受他们的离去。”父亲曾把这页日历撕下来,永久珍藏在身边,沃伦也以这句诗作为弟弟的墓志铭。

附录: C. S. 路易斯主要著作

一、诗歌

《被缚的精神——一组抒情诗》(*Spirits in Bondage: A Cycle of Lyrics*, 1919)

《戴莫尔》(*Dymor*, 1926)

二、文艺评论、文学史

《爱的寓言——中世纪传统研究》(*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1936)

《恢复》(*Rehabilitations and Other Essays*, 1938, 论文集)

《个人的异端邪说——一场争论》(*The Personal Heresy: A Controversy*, 1939, 合著)

[46] Walter Hooper (Ed.), *Letters of C. S. Lewis*, p. 45.

《〈失乐园〉序》(*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 1942)

《语词研究》(*Studies in Words*, 1960)

《文艺评论的实验》(*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 1961)

《被弃的形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导论》(*The Discarded Image: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1964)

《16世纪英国文学史(不含戏剧)》(*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xcluding Drama*, 1954)

三、神学

《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 1940)

《地狱来信》(*The Screwtape Letters*, 1942)

《人的废除》(*The Abolition of Man*, 1943)

《神迹——初步研究》(*Miracles: A Preliminary Study*, 1947)

《返璞归真(纯粹的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 1952)

《惊喜之旅——我的早年生活》(*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 1955)

《诗篇撷思》(*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1958)

《四种爱》(*The Four Loves*, 1960)

《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 1961)

《致马尔康书——主要论祷告》(*Letters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 1964)

《荣耀的重负》(*The Weight of Glory*, 1942, 文集)

《世界的最后一夜》(*The World's Last Night and Other Essays*, 1960, 文集)

《约稿》(*They Asked for a Paper*, 1962, 文集)

《基督徒的沉思》(*Christian Reflections*, 1967, 文集)

《被告席上的上帝》(*God in the Dock*, 1970, 文集)

四、文学

《天路回归》(*The Pilgrim's Regress*, 1933)

《天渊之隔》(*The Great Divorce*, 1946)

《裸颜》(*Till We Have Faces*, 1956)

太空三部曲(*Space Trilogy*):

1. 《来自寂静的行星》(*Out of the Silent Planet*, 1938)

2. 《金星之旅》(*Perelandra*, 1943)

3. 《那种可怕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 1945)

《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1. 《狮王、女巫和魔衣橱》(*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1950)

2. 《凯斯宾王子》(*Prince Caspian*, 1951)
3. 《黎明踏浪号》(*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 1952)
4. 《银椅》(*The Silver Chair*, 1953)
5. 《马与男孩》(*The Horse and His Boy*, 1954)
6. 《魔法师的外甥》(*The Magician's Nephew*, 1955)
7. 《最后之战》(*The Last Battle*, 1956)